

小

腆

紀

年

小腆紀年增夜自敘

敘曰世運治亂之大小人心之邪正分之也易之占曰坤  
乾至二成遯爲子弑父至三成否爲臣弑君洪範五行傳之  
言天人感應也曰彘倫攸敘彘倫攸斃彘倫敘則人心未死  
大理猶存兵戈水旱之灾人力可施其補救彘倫斃則晦盲  
否塞大亂而不知止孔子之作春秋以討亂賊所以明君臣  
之義正人心而維世運也兩漢近古氣節未盡泯亡其禍變  
亦數十年而卽定自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之季人心  
波靡倫紀蕩然或一人而傳見兩史或一官而命拜數朝榮  
遇自誇恬不知恥故其間篡弑相仍兩千年中可驚可愕絕  
無人理之事層見迭出蓋人心之變世運之窮極矣朱子憂

之作綱目一書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義例較淺顯  
稍識文字者能讀之而知其說於是愚夫婦亦曉然於君父  
之義恍然於名節之防故自南宋後七八百年中有迷嬖之  
世無篡立之君極微賤之人知節義之重則聖賢正人心而  
維世運之明效大驗也臣竊恭讀

純廟實錄及

御製勝朝殉節諸臣錄序謂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爲一代完人  
其他死守城池身隕行陳瑣尾開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  
所事之義實爲無愧朕深爲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下及  
諸生韋布山樵市隱之流慷慨輕生者亦當合俎豆其鄉以  
昭軫慰凡

賜諡者千六百餘人入祀忠義祠者又二千餘人

命儒臣於通鑑輯覽之末附紀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本末銓次死事諸臣又

命史館編明降臣劉良臣等百二十餘人爲貳臣傳吳三桂等二十餘人爲逆臣傳煌煌

聖諭至再至三蓋以前聖人公天下之心行後聖人正人心之教大中至正超越千古而史臣惑忌諱之私稗史習傳聞之謬漏略舛錯不可究詰臣肅仰遵

結廟附書之諭竊取春秋綱目之義原本正史博采舊聞爲小冊紀年增攷一書攷而知其梗概者則王鴻緒明史彙溫睿臨南疆釋史李瑤釋史撫遺黃宗羲行朝錄谷應泰明史紀事

本末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也參攷而訂其謬說者甲申三  
月以前則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聞李遜之三朝野  
紀文秉烈皇小識錢軾甲申傳信錄陳濟之再生紀某氏國  
變難臣鈔戴田有桐城子遺錄保定榆林城守紀略暨國子  
監進士題名碑貢舉攷也福王南渡事則顧炎武聖安本紀  
黃宗羲宏光實錄李清南渡錄三垣筆紀夏允彝幸存錄文  
秉甲乙紀許重熙甲乙彙略應廷吉青燐屑戴田有偽東宮  
偽后事略某氏宏光大事紀金陵賸事揚州殉難觚福人錄  
暨各省郡縣志諸家詩文集也唐桂二王事則錢秉鎰所知  
錄瞿昌文天南逸史閩人思文大紀劉湘客行在陽秋沈氏  
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馮甦劫灰錄某氏南粵新書粵游

見聞東明聞見錄范康生做指南錄何卍甫風倒梧桐紀楊  
在紀事始末鄧凱演細紀聞遺忠錄求野錄也是錄黃晞江  
陰城守紀某氏贛州乙丙紀略徐世溥江變紀沈荀蔚蜀難  
敘鄭元慶湖錄暨閩廣各志書也魯監國及賜姓成功事則  
馮京第浮海紀鮑澤甲子紀略陳容思閩海見聞汪光復航  
海遺聞某氏江東事案江南義師始末魯乘舟山忠節表江  
上孤忠錄黃宗羲朱成功始末江東旭臺灣外紀暨臺灣厦  
門志海外諸遺老詩文集也臣廨入史館後始創是書壬子  
冬亡假歸覲奉

命辦理團練扞扼之暇發家藏稗史參互推勘五厯寒暑每月  
夜登埤與諸同事相勞苦輒舉書中忠義事口講手畫環而

聽者咸感喟不能自已戊午春揚州官軍移營浦口士民額  
手相慶臣竊亦解圍練事需次入都屬門下士注達利繕寫  
成帙方冀故鄉友朋參訂譌闕乃五載金湯一朝瓦碎向時  
家藏之書燬焉無復存矣登埤聽講之人較書中死事之人  
爲更慘矣獨臣竊以孑然之身遠宦數千里外烽烟未息羽  
檄交馳脫并是書灰燼焉則臣竊所以仰遵

純廟

聖諭竊取春秋綱目之義汲汲以正人心維世運之愚衷與  
不才之軀同忽焉沒矣是則梓而存之之意也夫咸豐十一  
年歲在辛酉秋八月六合彝舟甫徐竊自敘

小腆紀年附攷目錄

卷第一 自甲申年正月庚寅朔至乙未日

卷第二 自丙申日至己未日

卷第三 自二月庚申朔至三月甲辰日

卷第四 自乙巳日至丁巳日

卷第五 自四月戊午朔至五月辛丑日

卷第六 自壬寅日至六月乙酉日

卷第七 七月八月

卷第八 自九月至十二月

卷第九 自乙酉正月至三月

卷第十 自四月至六月



卷第十一 自七月至十二月

卷第十二 自丙戌年正月至六月

卷第十三 自七月至十二月

卷第十四 丁亥年

卷第十五 戊子年

卷第十六 己丑年

卷第十七 自庚寅年至辛卯年

卷第十八 自壬辰年至丙申年

卷第十九 自丁酉年至己亥年

卷第二十 自庚子年至癸亥年八月

目錄終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

甲申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春正月

明崇禎十七年

明莊烈愍皇帝諱由檢光宗第五子也明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我

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爲明熹宗天啓二年封信王又五年爲天啓七年我

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也熹宗崩愍皇帝卽位冊妃周氏爲皇后明年改元崇禎帝承神熹之敝慨然有撥亂之志誅咎魏撤各邊鎮守內臣天下想望治平而求治太急革廣甯

諸部賞殺毛文龍而遼左事愈壞又凶荒屢告流賊大起  
任事者多債敗帝乃果於誅賞先後易置宰相幾五十人  
督師諸臣以失機棄市者後先相望而宜興周延儒烏程  
溫體仁武陵楊嗣昌用事最久體仁嗣昌死延儒誅帝以  
廷臣爲不足用乃復命內臣監軍而國事愈不可爲矣自  
天聰二年至崇德八年事詳明史自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迄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小腆紀緒明史所不可詳者敬遵

純廟分注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木末之論爲小腆紀年焉  
臣薰曰紀年一書紀福唐桂三王事也始以莊烈帝何原  
其始也斷自順治元年春正月何

聖

人御宇日月維新朝菌須臾晦朔何數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例也帝后之殉國闕獻之殘暴文武臣工之死綏從逆明史既詳之茲復縷敘何明史之爲書也本明史官之書而筆削之陵谷變遷之事館閣未及著錄翰軒及於稗官時地舛誤忠佞混淆謬戾紛紜不可勝數此固全書之憾而予小臣之所滋懼也因而增著之修史職也古有之乎春秋始於隱之立而左氏原於惠之薨猶此志也

庚寅朔明帝視朝文武朝班亂

文臣寓西城而朝班在東武臣寓東城而班在西是日明帝視朝早立班者止錦衣衛一人奏羣臣不聞鐘鼓聲謂聖駕未出令鳴鐘勿歇門勿閉久之無至者乃論謁太廟

後受朝呼駕鑿輿則馬無一健乃驅長安門外朝官所乘馬入端門將登輦司禮又以外馬不馴奏止之乃諭受朝後拜廟再登座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以天顏正視不敢過中門文官入武班由螭頭下蹲而入東班武官亦由文班蹲而入西班朝罷召對閣臣揖賜茶閣臣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恃皇上內帑耳明帝默然良久曰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語畢淚下

徐薳曰往者癸未之歲曾誤朝班矣

攷曰明季北畧引新史癸未年春正之朝

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輔周延儒武班止一勳臣舊例鐘鳴則東西長安門俱開朝臣俱擁擠在外因論開門而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作踐踰於十五六勉成禮焉延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投誤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說鈴引某胡未期年而再矣乎亡氏談往亦載兩失朝事與北畧同

國氣象於斯見矣顛倒未明挈壺失掌錯立無禁司士失官書曰亂深譏之也

天風靈明風陽地震

是日大風霾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明帝以風變禱於乩仙有官貪吏要錢休想太平年之語先是內殿多鼠與人相觸而不畏元旦後鼠忽屏迹乾清宮後廡陳設寶玉重器忽自移其處守者伺之御榻重茵中有溺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氣尙溫焉

徐薊曰先書朝班亂而後書風霾何史家之法以人事爲主也洪範曰曰蒙恆風若

閩賊僭稱王於西安

闖賊李自成者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也父守忠

隸行太僕爲養馬戶守忠之父海海之父世甫家頗饒守

忠娶金氏而無子禱於華山夢神告之曰以破軍星爲若

子而生自成父母異之呼爲黃來兒攷曰傳信錄曰初李

土調赴甯夏軍士又死遂流寓其地與數少年通時提筐

往來軍士民家鬻衣物或男女有欲私者爲之牽合焉及

聞僭號人或爲母言其生辰及里居小字相別歲月並符

語頗聞於節度使陳之龍遂密疏其事改館陰賂之而所

爲數少年者居然享嫖毒之奉數日闖不按驗章亦不下

至今甯夏人傳爲永昌皇太后云蘇按諸書皆云自成母

死且云禱於華山而生時萬曆三十五年丙午自成母當

是二十許人又二十三年而自成始作賊又十五年而自

成始僭號自成母當是六十老嫗亦不應有嫖六歲記憶

毒之事此或傳聞之謬惡自成者樂而道之耳

踰常兒願跳頭不可禁長名鴻基與兄鴻名之子名過者

借就塾不讀書嗜拳勇與同里劉國龍偕飲郊外詣關廟

角力鐵爐七十三觔自成隻手舉之繞殿三匝過與國龍不能也乃大言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自成自立卽改名自成號鴻基焉三人數聚飲守忠責之自成私走延安從教師羅君彥學刀槊大喜以書招過與國龍同往守忠見書覘之還延羅於家使三人師之守忠旣死自成益傲滿盡亡其父貲貸於邑之艾氏艾著姓有爲府同知者邑人呼艾老舉人以自成負其子錢也執而扶之自成數犯法米脂令晏子賓者械而游於市將置之死得脫自成妻韓氏故倡也縣役蓋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與李過亡命甘州

攷曰

艾同知蓋君祿事北畧所言與該處紀畧小異云自成年十八娶韓金兒豔而淫自成以事往延安

金兒與里棍蓋虎兒姦適自成歸殺金兒蓋虎兒逸畧縣

艾同知某以捉姦須雙止殺妻於律不合苦二十下獄自



成賄其門子丁姓二百金得擬徒自成以受金控憲語危  
之丁懼自於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發艾  
走甘肅甲申傳信錄載艾

崇禎二年己巳二月徵兵勤王

同知事與綏寇紀畧同 自成投爲隊長兵隸參將王國麾下國奉調過金縣兵諱

自成縛縣令索餉並殺國遂反安塞人高迎祥糾餓民王

異爲亂號闖王 亦曰自成從高迎祥事北畧與綏寇紀畧

總兵楊肇基麾下甘肅東有盜警自成欲結響馬爲爪牙

請往捕有高如岳者與自成賊良人募勇悉激乃結爲兄

弟而別以他級報功陞把總遠徵兵械至葭州以參將王

國爲先鋒自成與大同左衛人劉良造不服刺殺之聞高

有衆八百率所部往高如岳諸書皆作高迎祥疑如岳是

迎祥初名猶自成初號鴻基也計六守口是一是二存實

以俟 自成於高爲甥舅往從之將七千人立一隊號曰闖  
將致曰李自成初起事傳說不一甲申傳信錄云自成家  
康稱債以償猶不給官司者之其里夫同知又通其債莫  
償遂爲寇劫人於秦晉之間說其應壯而奔俄齒黃短髮

蓬鬆崇禎改元戊申正旦大雪自成與眾飲山中眾有羨  
爲官者自成曰若此世界賄賂公行文官必由七篇文字  
武科也由策論我輩不讀書不識字安敢望此或者取皇  
帝未可知也時自成齒長皆躍然曰願哥爲之自成曰試  
卜之還舉散一擲得六紅大喜飲過醉眾皆起作朝賀狀  
自成曰還當問天因以箭插雪中拜而祝曰若可作皇帝  
雪與矢齊其雪適與矢齊遂自負焉竊按谷應泰紀事本  
末謂自成家貧爲驛書與傳信錄里役通稅稱債之說相  
近當不妄惟艾同知事北畧以爲劫獄激變而傳信錄後  
冠紀畧以爲同里逼債事雖不一然艾同知爲激變首禍  
人無疑也又北畧補遺云云

掠邢氏爲妻與高麾下羅汝  
絕荒謬當是好事者爲之  
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劫掠郡縣朝議將推  
督下勦眾懼謀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陣遂分掠於河州金  
縣甘州之間官兵迫之洮河自成棄其眾率七騎涉流而  
渡岸上兵見黑雲如龍自成既渡河不之覺先後寇鄖陽  
破竹山竹谿房縣走紫陽入漢中七年甲戌陝督陳奇瑜

圍自成於車箱峽初自在羣賊中不甚著既縱橫楚豫

間乃與過結顧君恩高傑等自爲一軍過傑善戰君恩善

謀車箱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從其巔頽大石擊

賊又投以火飛走路絕會大雨兩月馬乏芻死者過半君

恩謀曰吾輩掠婦女輜重何不以之餌羣帥僞降而狡焉

以遁也因賄奇瑜左右以請奇瑜受之自成既出險卽殺

監視官先後攻陷麟遊永壽靈臺崇信白水涇州扶風七

州縣知涇州事湘陰婁鏐死之攷曰本沅湘耆舊集圍賀人龍張天

禮於隴州洪承疇檄左光先攷曰明史按左光先乃浙之

巡按御史降賊總兵自是祖光先四王合傳燕都日記俱

作祖不作左可證也明末武臣祖姓爲多祖大壽祖大弼

祖寬祖克勇先或其族歟左祖音近攷赴援與人龍合擊

光先名詞或以此致傳聞之誤耳

大破之自成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陳州靈寶盧氏與  
汜水賊合聞左良玉將至移壁梅山溱水間時朝命洪承  
疇與山東巡撫朱大典并力擊賊入年正月老獬獬闖王  
革里眼左金王攷曰左金王亦作左監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  
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十三家七十二營  
大會於滎陽議敵官軍未決時自成猶爲闖將進曰匹夫  
可奮臂況十萬眾乎今吾兵且十倍官軍雖關甯鐵騎至  
無能爲也計惟分兵隨所向立效利鈍聽之天眾曰善乃  
鬪定革里眼左金王南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西迎陝  
軍曹操過天星扼河上自成從闖獻畧東方老獬獬九條  
龍爲往來策應射塌天改世王爲迎陝軍後繼破城下邑

金帛子女惟均眾如自成言殺牛馬祭天飲餽自成既與

諸賊陷鳳陽焚皇陵享殿

攷曰陷鳳陽事資治三編云八年正月文秉烈皇小識云二月

按北畧綏寇紀畧云時方元夕則正月無疑

羣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

陵小閣善鼓吹者不得自成怒遂與迎祥去獻忠西趨歸

德陝督洪承疇會諸將於信陽自成與羣賊懼復入陝總

兵曹文詔副將艾萬年柳國鎮先後敗沒羣賊大掠洪承

疇力禦之涇陽三原間羣賊不得過乃由他道轉突朱陽

關東出而自成與迎祥獨留陝西迎祥畧武功扶風以西

自成畧富平固州以東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

旋爲官軍所敗遁歸涇陽賊將高傑通於自成妻邢氏懼

誅挾之降於總兵賀人龍

攷日本綏寇紀畧又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崇禎八年九月曹變

蛟追賊至醴泉賊將高傑降扎畧則云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賊先鋒高傑降於賀人龍初傑與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鶴自成掠得邢氏貌美嬖之將出掠留輜重家口於老營令葉護內營邢氏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悅遂與之通傑懼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於賀人龍殺遠紀畧溫睿臨南疆釋史高傑傳亦云自成寇隴州參將賀人龍來救自成令傑遺書約其反不報使者歸先見傑城圍兩月不下自成疑之遣別將代之令歸守營自成後妻邢超武多智掌軍資每日支糧仗傑輒過邢氏分符驗邢偉其貌與之通懼誅偕降隸人龍麾下是傑降於賀人龍非降於曹變蛟明矣但自成於七年八月寇隴州又兩月不下遣將代傑歸始通邢懼事泄歸降則在七年八月間無傑降之理疑傑降在崇禎八年也烈皇小識亦云七年閏八月降疑誤按綏寇紀畧云閏八月十九日云傑謀歸降而未定也又云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賊將高自成傑不得志於自成竊其妻邢氏以降明白確鑿之甚自成又屢爲洪承疇所敗於乾州陣失其弟某詭乞撫於監軍道劉三顧三顧弗受給執真甯知縣王家永左光先擊之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有奇自成乃與迎祥先後出朱

陽關與獻忠合陷閔鄉陝州攻洛陽自成尋走偃師鞏縣  
畧魯山葉縣陷光州總理盧象昇敗之於碓山乃合迎祥  
獻忠諸賊東走十二月圍廬州知府吳太朴知合肥縣熊  
文舉堅守不得下凡六日圍解連陷含山和州和大州也  
賊以數萬騎仰攻夜半怪風作城上火盡滅守陴者不能  
立賊乘以入知州黎宏業在籍御史馬如蛟及其弟運判  
如虬諸生如虹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皆死之賊黨混  
天王掠一美婦侑觴賊醉寢婦自縊褫其衣而投之坑內  
又有甘氏者以巴豆湯斃一賊而逃賊自和州趨江浦都  
司汪之斌徐元亨戰敗遂圍江浦應天巡撫選游擊蔣若  
來助知縣李維樾繕守賊登若來開諸城上又糗而下與

之角矢著其頰，裹創還戰。賊退復來，更與六合守備陳于王同扞蔽，得無陷。九年丙子正月，合諸賊連營數十里，攻滁州。知州劉大鞏、太僕寺卿李覺斯督衆固守，火礮交發，燔其雲梯，賊死無算。賊乃掠婦女裸而淫之，已而斷其項，環向堞植，踣倒埋露，其私以厭礮礮迸裂，或暗不鳴。覺斯命取民間岡踰外嚮，以厭勝之。賊復大創，怒攻益急。盧象昇在西沙河聞警，遣祖寬、羅岱、祖克勇疾馳救之。賊分騎來戰，日出至晡，賊始北。官兵自五里橋逐至關山之朱龍橋，橫屍枕藉，水爲不流。象昇亦引兵從定遠至，援枹大呼，直前搏賊。賊復大敗，北走鳳陽。漕撫朱大典列營陵牆，賊不敢攻，陷懷遠，掠靈璧、亳州。知州葉景先守備，查應才敗。



之於盧家廟折入歸德總兵祖大樂敗之穀熟集二十七  
日走汴梁總兵陳永福從歸德馳百四十里及之朱仙鎮  
天大風賊不虞官軍過河蹙之武穆廟中砍一銀甲賊官  
軍誤以爲闖王也二月賊攻密縣不利又敗於登封郟城  
鎮走石陽故總兵湯九州孤軍深入敗歿賊遂分兵走裕  
州象昇追之祖寬祖大樂羅岱等大戰於七頂山殲自成  
精銳幾盡乃復與迎祥分兵入陝西迎祥由鄜襄趨興安  
漢中自成踞南山踰商維走延綏敗總兵俞冲霄於羅家  
山勢復振五月圍綏德州六月犯朝邑七月陝撫孫傳庭  
擊高迎祥於蓋屋破擒之迎祥誅賊衆推自成爲闖王然  
自成在關中自鬪別爲一軍非迎祥死而暴領其衆也是

月也自成犯階徽八月匿隴州山中九月出汧瀧犯鳳翔  
於渭河窺渡十年丁丑正月犯涇陽三原爲孫傳庭曹變  
蛟所敗自成偕過天星奔秦州十月初三日破甯羌州甯  
羌州北爲陽平關西北爲七盤關與百年關並峙而近烏  
道通蜀廣元之朝天嶺廣元古葭萌陝蜀之隘也自成旣  
與羣賊破甯羌乃分軍爲三山黃壩攻七盤山梨樹口麥  
坪入廣元由陽平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總兵侯良柱  
歿於陣賊結十七營於廣元烏龍山下分兵守二郎關破  
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破劍州知州徐尙卿吏目李英俊  
死之破梓潼分兵破江油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彰明安  
縣羅江德陽漢州皆潰溫江縣丞簿縱囚而逃焚彭縣掠

鄆縣主簿張應奇死之趙潼川金堂縣典史潘夢科死之  
其由江油入者直犯成都巡撫王維章不能禦洪承疇來  
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尋竄入岷州十一年戊寅正月  
官兵破之於梓潼自成走白水六月由陽平復謀犯蜀馬  
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爲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自  
成東遁洪承疇令曹變蛟設伏於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  
成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竄商洛山中謀者或云  
自成死矣十二年夏張獻忠叛於穀房自成乃招其徒復  
大集陝督鄭崇儉發兵圍之而令口圍師必缺空武關一  
道俾之逸而伏於商雒即均可一鼓擒也自成遂以其間  
奔楚依張獻忠獻忠謀殺之復遁潛伏陝右不出者幾二

年庚辰九月督師楊嗣昌圍之魚復山中

攷曰北畧云戊寅張獻忠羅汝

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乘剛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已卯自成自川潛渡入豫取洛陽一云戊寅自成寇襄

敗於左師奔殺城獻忠資以甲冑走均均賊王光恩降朝

勸與之俱自成不應去之耶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

楊嗣昌搜捕之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計六奇口

上云已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爲是但一云獻謀

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甲冑則又疑自成

謀殺爲確蓋張李是兩不相下人

子李雙喜止之劉宗敏者藍田鍛工也有勇力自成離其

大營偕宗敏步入叢祠中惟孩兒軍張補者從後僞封侯

賊中所稱小張侯也

攷曰張鼎傳信錄作張鼎

自成知宗敏亦有反正

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於神吉卽從我不

則殺我降宗敏曰諾納其刀於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

殺其兩妻曰吾今死生從若矣軍中亦有殺妻子願從者

自成乃燒屯攜輕騎間道而奔河南河南旱斛穀萬錢人心蠹動杞縣舉人李巖者初名信逆案尙書李綺白子也士大夫羞與齒信以爲憾因亂請之督府捍衛鄉里權宜竊兵柄以報其所不平嘗出家粟千石賑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妓紅娘子作亂據信去強委身事之信不從逃歸有司疑其爲內應執下獄紅娘子來救城中民

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改名巖僞署制將軍

攷曰李巖下獄事說亦不

一資治三編以爲繩妓紅娘子擄去有司疑爲內應北畧則云頻年飢邑令宋某隄科不息巖進白誓休徵比設法賑給捐米二百餘石無賴子聞之譁於富室引李公子爲例不從輒焚掠宋出示禁戒飢民擊碎令牌集署前大呼宋急邀巖議巖曰免徵漕前富室出米減價官糴宋從之衆口吾姑去無米再至宋懼謂巖發粟市恩以致衆叛申摠按批宋密奪李巖監禁宋遂拘巖下獄求曰爲我兩累李公子乎殺宋劫巖出獄北畧補遺謂李巖勸令停徵乃

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按是時自成方爲官軍所迫東  
西奔竄李巖無從歸之歸自成當在十三年冬十四年春  
是時自成復振於河南也距勸令停改已六七年則下獄  
叛降之事不爲此事甚明蓋以李巖會出粟賑飢爲民所  
德破獄出巖亦民出之故直以爲由捐賑下獄耳其  
實捐賑在前紅娘子事在後資治三編之言近實因說  
自成勿殺人散所掠財物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  
巖遣其黨僞爲商賈傳言闖王仁義之師又造謠辭有闖  
王來時不納糧之語時頻年饑旱官府嚴刑厚斂一聞  
言人心思亂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磨勘被斥資治  
三編云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谷應泰紀事本末又  
云有罪當戍邊北畧以爲貢生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絕  
事本末則云自成以其女爲妻存以俟攷與其邑醫尙綱善綱爲自成所親幸  
介金星以見自成自成奇其辨與謀議帳中車優及女者亦盧氏人常在帳中供奉車優逃歸遇牛之叔具言金

星通賊狀舉宗唾詈之無何金星私歸竊妻子宗人執首  
官以車優爲微坐斬後得減死論聞自成之出河南也認  
見於牙門自成大喜僞署宏文館學士金星進所善卜者  
宋獻策亦河南人善奇門遁甲獻圖讖於自成曰十八子  
主神器自成大喜拜爲軍師獻策面狹而長身不滿三尺  
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爲宋孩兒十二月破宜陽  
殺知縣唐啓泰移軍永甯殺知縣武大烈戕萬安王采鏗  
兵大振連陷偃師知縣唐日泰罵賊死河南總兵王紹禹  
者性貪斷軍士縑穀以自肥福王常洵擁厚貲援兵之過  
洛者口語籍籍既王出三千金犒士紹禹復以入已橐兵  
益怒乘夜招自成十四年辛巳正月壬寅自成圍河南府

紹禹兵有呼於城上者賊亦呼而應之執守道王允昌

攷曰

北畧作王允昌揮刀殺守陣人賊緣堞而上城遂陷殺士民數十

萬發藩邸巨室錢米以賑饑民執福王並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呼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賊殺維祺福王跌坐於地賊逼之閉目不語已而大罵因遇害王體肥重三百筋賊菹而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妃鄒氏世子由崧脫身走王選侍孟氏蕭氏李氏世子繼妃李氏皆白經同時遇害者維祺而下有司則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脉典史某

攷曰北畧云惟一典史下屈見殺今據補

冗官武職共九人王邸執事則劉

顯典錢福李彰雲焦如星張鳴皋杜一經等四十七人內官崔升甫十三歲抱王不去亦死紳士則知縣劉芳奕韓



金聲行人王明同知楊萃推官常克念舉人荀良翰等多死自成乃以掾吏邵時昌爲僞總理生員張旋吉梅鼎盛等次第投僞官月給銀八十兩取賑金之餘付之俾募兵守二月移軍攻開封周王恭枵出帑金五萬兩犒士與巡按御史高名衡推官黃澍知縣王燮同設城守賊穴城守者投以火賊焚死屍與城平七晝夜不能下解圍去過密縣怒而屠之登封望風潰七月羅汝才棄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自成合時自成有眾五十萬得汝才軍益熾合兵陷葉縣守將劉國能與其妻自殺有子方八歲自成抱置膝上欲收養之兒不從以小刀自刎死國能故賊將來降者也八月張獻忠爲左良玉所敗走依自成自成欲殺

之羅汝才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兵力給以五百騎使逸去九月自成敗陝督傅宗龍保督楊文岳兵於新蔡文岳奔項城自成執宗龍使誘項城不從殺之遂屠項城十月圍左良玉於鄆城陷襄城襄城貢生李永祺迎陝督汪喬年軍拒守初喬年之撫秦也被命發自成祖父冢米脂令邊大受者河間府靜海縣人健令也有縣役詭孫姓實自成族大受訶知之執而加拷則曰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冢中一冢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有鐵燈檠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蹟之山徑仄險林木晦黑果得李氏邨邨旁纍纍十六冢中一冢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尙熒熒然斲其棺骨青黑

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吞咋六七反而仍伏喬年函臚骨並蛇腊之以聞自成爲之嚙指恨既聞喬年出關憤踊曰此發我祖冢者耶圖之勿失解郾城之圍來迎戰喬年一軍盡覆斂殘卒保襄城城潰與副將李萬慶死之萬慶故賊將射塌天也自成剗別諸生百九十人永祺匿免屠其族自成既再破陝督兵乘勝陷南陽殺唐王聿鎮總兵猛如虎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先捷戰死參將艾毓初知府邱懋素知縣姚運熙不屈死鄧州知州劉振世鎮平知縣鍾其碩內鄉知縣龔新舞陽知縣潘宏通許知縣費令謀先後不屈死十二月連陷洧州許州長

葛鄴陵遂陷禹州殺徽王其再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射自成中左目幾死殪其黨上天龍等自成益怒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礮甌責一甲立取一磚取磚已穿穴初僅容一人漸至十人百人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留一土柱巨絙繫之穿畢萬人曳絙一呼而柱折城崩矣高名衡與陳永福於城上鑿橫道聽其下有聲以毒穢灌之多死自成乃卽城壞處用火攻法實藥囊中火然藥發名曰放迸十五年壬午正月十三日癸未城之圯者二十七處自成用放迸法攻之鐵騎數千馳譟俟城頽卽擁入城故宋汴都金人所重築也厚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賊之穴城也土石積如邱陵已而火作內土堅外土浮內未及穿

火外擊瓦土漲於天數千騎殲焉自成駭而去陷西華屠  
陳州副使闕永傑知州侯君耀邑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  
皆罵賊死睢州太康歸德甯陵考城數十郡縣悉殘燬紳  
士通政使李夢宸宣大巡撫張繼世各於其地嬰城死商  
邱知縣梁以樟者與邑舉人徐作霖吳伯裔伯允集鄉勇  
守禦攻圍七日夜知府某與賊通賊以二月二十七日攀  
堞入作霖伯裔伯允死賊刃以樟仆池妻張氏與媵婢三  
十六人登樓自焚死僕人王政負其幼子變以逃以樟尋  
甦遁於淮南

攷曰按南北畧鈔撮而成未經校正且知魯  
係活字板訛舛尤多今從綴寇紀畧

山縣楊呈秀知邳縣李貞佐汝州從事顧王家知寶豐縣  
張人龍皆死而貞佐並母裔氏妻某氏皆殉爲尤烈二三

月自成復圍開封以前之力攻而挫也乃下令圍而不攻持久以示必克詔起孫傳庭爲總督釋故尙書侯恂於獄命督師詔左良玉援開封良玉至朱仙鎮大敗走襄陽虎大威楊德政劉澤清之衆先後奔潰河北軍望而自沮開封樵蘇斷絕人相食羅汝才衆亦飢謀徙去自成分魚之約破城以東城所掠屬汝才乃留不去初開封佳麗甲中州羣盜心豔之前後三攻死傷無算積憤矢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願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棄之洪波會城中有計決河灌賊者爲自成所覺官軍方鑿朱家寨賊已移營高阜多設巨筏艤艦驅所掠民夫反決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經旬黃流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聞百里丁夫荷鍤者

隨堤漂沒賊營亦沈萬人河流衝城北門入穿東南門以  
 出流入渦水人皆溺死周王率宮眷及甯鄉安鄉永壽仁  
 和諸王露棲西城上撫按以下皆從之侯恂與監軍御史  
 王燮擁王及二妃世子止河北之柳園坊攷曰柳園守汴  
日志作柳園  
 士民從而免者不及二萬人舉人張名表及其子允售允  
 準負其家神主詩文稿與門人登筏人眾筏沈皆溺死先  
 是有褚生者狂易言多奇中忽別所知自沈於河挽之不  
 止笑曰明年今日人盡如我至是竟驗云開封既沒自成  
 乃拔營西南去時老回回馬守應華里眼賀一龍左金王  
 賀錦爭世王劉希堯亂世王藺養成皆附於自成號華左  
 五營攷曰一作爭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左金  
王藺養成按羣盜各號亦無定茲從明史十月孫

傳庭兵至南陽自成合羣盜西行逆之傳庭以高傑魯某爲先鋒左勦蕭懷鼎爲後距高魯破自成於冢頭追奔六十餘里汝才來救左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當傳庭出軍時大雨糧車不進採青柿以爲食是以甚敗河南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復陷南陽屠之閏十一月圍汝甯保督楊文岳督衆固守城上矢石如雨而賊攻不休副將馮某趙某參將王某皆戰死賊從西北門入執文岳自成語之曰先生朝廷重臣自不當屈然時勢乃爾公欲何爲耶文岳曰死耳復何言與僉事王世琮罵賊同遇害世琮嘗與賊戰矢貫耳而不动人號爲王鐵耳者也通判朱國寶知縣文師頤俱死自成是時雖殘破河南然



無所得乃謀取襄陽爲根本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掠崇  
王由櫝及世子妃嬪以行左良玉屯襄陽不戢其軍士民  
牛酒迎賊十二月賊趨白馬渡良玉扼之江水淺處賊死  
數千而渡如故良王大駭拔營南行襄陽遂陷知棗陽縣  
郭裕知宜城縣陳美知穀城縣周建中知光化縣萬敬宗  
皆不屈死賊再破彝陵荆門偏沅巡撫陳睿謨奉惠王常  
潤走湘潭十八日荊州陷湘陰王儼鈞全家遇害二十八  
日攻獻陵陵軍柵木爲城從城內射賊賊發薪燒之木城  
穿遂毀享殿十六年癸未正月二日陷承天府巡撫宋一  
鶴鍾祥知縣蕭漢不屈死巡按李振聲迎降與自成通講  
欽天監博士楊承裕自謂有異能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

獻王梓宮僞將王克生僞知州張聯奎董其役大聲起山谷聯奎震死失克生所在懼而止聯奎宜城諸生妻何氏嘗以拒賊死者也自成遣兵陷潛江京山諸縣乙巳陷雲夢丙午陷孝感丁未屠黃陂戊申陷京陵別將陷德安自成亂檄黃州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殺之語愚民風靡守將王允成棄城東下方國安及諸將退屯漢口自成逼漢陽左良玉亦避而東下南都大震二月湘廣土寇導自成陷常德常德積粟支十年陳睿謨聞賊而逃城遂陷自是辰岳諸府相繼陷雲貴路梗矣時羣賊受自成約束自成自稱老府奉天倡義大將軍尋進大元帥以羅汝才爲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分其眾曰標營領百隊左右前後四營

各領兵三十餘隊每隊馬兵五十廝養小兒三十或四十

有差步兵每隊百或五十有差共兵二百三十餘隊

攷曰北畧

云自成兵共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兵六百餘萬此傳寫之謬也按傳信錄共兵二百三十餘隊標營一百隊左右前後四營一百三十餘隊每隊馬兵五十廝養小兒三十或四十有差步兵每隊一百或五十有差總計馬步兵六萬馬騾二萬以隊立一標旗行營望之而走營將各制數計之當不遠也

一坐纛標營白旗雜色號帶爲別而纛皆用黑左白右紅

前黑後黃纛各隨其色惟自成白纛大纛銀浮屠上無雉

翎狀如覆釜自成每臨陣領兵前向五營以序直晝夜他

營次第休息巡徼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之落草磔之禁

行囊藏白金精兵許攜妻子戒旁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

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爲兵一精兵容秘從爲之主劔掌械

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合處  
室廬寢興一單布幕製綿甲剝綻至百層輕厚矢礮不能  
入一兵倅馬三匹冬則掠茵褥藉其蹠曰恐惡寒也剖人  
腹爲之槽馬以此鋸牙思噬若虎豹軍止卽出鞍騎射曰  
站隊及晡方畢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值崇岡絕坂騰  
而直上毋得旁踰水惟黃河阻轡淮泗涇渭人皆翹足踞  
馬背或抱鬣綠尾呼風而前馬蹶所壅閼水爲不行下流  
淺不盈尺步兵褰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  
返顧後卽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追之則步卒之伉健  
者長槍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孑遺矣其攻城也束  
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者殺十之三二日十之七三日

屠殺人束諸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周堞下  
防縋城者馬兵徼於外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  
一門可逃自成若覆舟於海無噍類矣諸營校所獲馬騾  
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賞幣帛次之珠玉爲下自成不好  
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之羅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  
帳下有女樂數部嗜酒烹羊豚厚自奉自成常嗤之曰此  
老傭多嗜好不足數也汝才有眾數十萬倚山西舉人吉  
珪爲謀主攷曰山西孝廉吉珪北畧作山東人元珪傳信  
錄又云王玄珪山左人未知孰是疑此輩多半  
假名姓故傳聞不一也自成兵長於攻汝才兵強於戰兩人相須如  
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餘城自成取十之六汝才十之四  
其下稍爲自成部所侵屢以駑駘易其善馬滋不平汝才

恃舊常自呼曹操呼自成老齊爾汝之自成之下宛葉克  
梁宋兵強士附有專制心汝才不爲下問置酒譙語挑之  
曰吾與汝起草澤不自量至此今當圖關中割土以分王  
汝才粗疎時又醉張目答曰吾等橫行天下爲快耳何專  
土爲自成意色大忤賀一龍馬守應旣歸自成於開封而  
一龍守應惡相屬請自爲一軍頗與汝才善自成疑之其  
下荆襄也令守應守襄陵規取澧州一龍走德安規取黃  
州一龍至黃陂前阻水僅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以歸先  
過汝才營屏人耳語自成銜之不遽發吉珪謂汝才曰某  
觀李帥非容人者今羣雄皆俯首所頡頏者我與華左耳  
將軍何不早爲計汝才始憊然弗爲備汝才攻鄆陽久

不下多死所部怨自成汝才亦以顯陵之異疑天命未改  
潛謀歸順有黃州陳生者客襄陽以才智爲自成所識又  
因吉珪以交於汝才知其間念二賊相圖可並滅也說自  
成曰汝才必爲變自成不應過汝才曰將軍苦人以惡馬  
易善馬盍以字烙之令識別自爲羣耶汝才曰善生其爲  
我行之陳生故分前後左右烙馬字而先烙其左爲一羣  
報自成曰羅營東通良玉馬用左字爲號矣自成偵之而  
信盛爲具請羅賀汝才辭以疾一龍至宴笑甚權五鼓已  
就縛羅兵猶不之知侵晨以二十騎入汝才營託言事徑  
造帳中汝才方櫛髮卽斬首持以示其下曰汝才反元帥  
令誅之一軍大譟

攷曰計六奇曰他書載三月十四日甲辰自成殺汝才而史畧與編年則載四

月內予謂自成三月初十殺革左明日復殺汝才恐未必如此之速也肅謂計說非也自成既殺革左則嫌隙既開殺汝才勢不容緩豈得遂至四月乎傳信錄云三月初七日聞設酒以邀曹革曹疑不來革至爲聞所縛初八日五鼓聞率二十騎入曹營卽帳中斬之其步兵俱入各爲將是亦以殺二人爲連日事也惟初七初入與初十一日稍不同耳曹謂曹操卽羅汝才也

自成先用賀錦劉希堯以收一龍之心  
脅曰趙應元俾慰誘其衆汝才之將曰楊承恩甥曰王龍以其兵散去先後皆入關從孫傳庭李汝桂以數百騎走安廬從左良玉又有驍將楊承祖者率衆投鄖陽守臣徐起元鄖陽賴焉其中軍楊山旗鼓朱養民他將王可懷郝有法及汝才之叔戴恩皆憎伏側目思報亦未能以定自成見吉珪勞勉後因事殺之陳生者其謀亦爲自成所覺見殺自成徐按汝才軍簿卽舊將分隸之參之以親信於



是兩軍皆屬焉馬守應在澧聞變調其兵回襄不從自成襲而殺之又小袁營袁時中者嘗以二十萬衆投自成至是亦爲自成所滅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所至焚蕩屠夷旣連陷荆襄鄢郢席捲河南有衆百萬始有據城邑擅名號之思乃撰九問九勸辭號召羣盜易郡

縣名號設僞官職一品權將軍

攷曰北畧謂自成自稱信義大元帥爲一品權將軍

二品傳信錄云一品權將軍二品副權將軍並按傳信二錄是也自成旣欲擅名號必不肯自居臣下之名矣

品副權將軍三品制將軍四品果毅五品威武皆將軍六

品都尉七品掌族八品部總九品哨總自成諸子錦及妻

弟高必正皆居帳中親信李巖爲中營制將軍與其弟

牟頌檢束其下勿縱掠田見秀爲人寬厚以權將軍提督

諸營事賊所過多見全宥見秀力也劉宗敏嗜殺狡悍善

戰賊倚之亦爲權將軍亞焉賀錦歸自斬黃一見輸誠自

成以爲識所從又甚得羅賀兩營之心拔爲制將軍在諸

將之右帥標正威武將軍張勳自成養子也又威武將軍

黨守素副之攷曰傳信錄作帥帥標左威武將軍辛思忠

又果毅將軍谷可成副之標右威武將軍李友標前果毅

將軍任繼榮攷曰北畧作繼志標後果毅將軍吳汝義攷曰北畧作光義

此其中權親軍也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左營左果毅將軍

馬世耀左營右威武將軍劉汝魁右營制將軍劉希堯右

營左果毅將軍白鳴鶴右營右果毅將軍劉體純前營制

將軍袁宗第前營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前營右果毅將軍

田虎後營制將軍李過卽自成諸子也左目眇年少驍敢後營左果毅將軍張能後營右果毅將軍馬重儔此五營

二十二將者凡進戰視中權所向四營制將軍各率其偏

裨從

攷曰北畧載自成初破河南稱闖王設偽官未獻策開國大軍師牛金星天佑閣大學士唐啓源提督四

路戎馬人

元帥劉宗敏權將平馮岳殺將軍谷大成鈞將軍李巖制將軍苗人鳳左先鋒祖有光右先鋒管撫民前

先鋒朱浦

壓隊大將軍李承元征西將軍李平討北將軍陳泯鎮東將軍張霖圖南將軍戈寶正監軍王年左監軍

王賈右監軍

柏止善果將軍于漪清龍護將軍張澤均畧將軍顧永龍頡將軍吳風典逃將軍趙禮右擊將軍孫世

康協

將軍苗之秀虎賁將軍計六奇曰俱自成初時所定後人荊州更定九等龜按自成由秦入豫之時牛宋甫

歸羣盜亦未受其治束

其次則分地以定衛帥襄陽賦之未遑及此疑傳聞之爲

腹心根本也設襄陽衛左右威武將軍高一功馮雄各

領三千人爲久戍荊州襄之上游設通達衛用任光榮爲

制將軍配以六千人守荊州襄陵楚蜀之門戶分通達衛  
左右威武將軍藺養成牛萬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張  
禮水師六百人共爲守守荊門州者都尉葉雲林本郊縣  
諸生所將止六百人則以有彝陵爲之蔽也馬守應與賊  
相貳改用威武將軍王文耀配以荊州兵六千人守潯州  
承天特置揚武衛以果毅將軍白旺守安陸而獻陵爲官  
軍所必爭卽左營都尉馬世泰爲分駐又以威武將軍謝  
應龍守漢川防左良玉之泝流西上也汝甯衛威武將軍  
韓華美守信陽北扼孔道均平衛果毅將軍周鳳梧守禹  
鄭二州西備關中諸鎮旣磐牙屯據乃改襄陽爲襄京修  
故襄王宮殿居之楊永裕勸以卽真牛金星不可而止自

成外雖寢永裕議而心善之頗采其言以設官分職置上  
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中從事等官於要地設防禦  
使府曰府尹州曰牧縣曰令易印爲信僭改崇王爲襄陽  
伯邵陵王在城爲棗陽伯保甯王某爲宣城伯肅甯王術  
授爲順義伯禹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其所授僞  
官自左輔牛金星右弼來儀以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  
猷戶政府侍郎江陵蕭應坤禮政府侍郎招遠楊永裕兵  
政府侍郎米脂李振聲刑政府侍郎江陵鄧巖忠工政府  
侍郎西安姚錫胤郎中從事姓名之可考者二十餘人惟  
吏政府顧君思爲自成所親信邱之陶者禮部侍郎邱瑜  
之次子也宜城陷之陶爲自成所得詐降焉亦署兵政從

事其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各率其屬其府守有丞有理  
刑州有判縣有簿喻上猷薦荊州紳士僞檄下江陵舉人  
陳萬策自經死李開先觸階死五月自成僞號新順王與  
羣賊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永裕請先  
據留都斷漕運顧君恩曰否否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  
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  
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建國立業然後旁掠三  
邊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自成從之遂  
造鐵鉤釘爲越踰山險之用六月又造舟艦於京襄時朝  
命擒斬自成賞萬金爵通侯進孫傳庭兵部尙書總制勦  
賊軍務傳庭之敗於柿園而歸陝也造火車募壯士將俟

賊餓而擊之朝議謂其玩寇糜餉傳庭不得已乃督師出關九月八日次汝州僞都尉李養純迎降謀知賊老營在唐縣精銳屯襄陽撤陝縣僞將吏歸屯寶豐爲犄角勢傳庭乃別遣游擊折會修間道搗唐縣而自以大軍攻寶豐白廣恩高傑盧興福敗其援兵十二日夜克寶豐誅僞州牧陳可新僞州判姜渭僞縣令周英僞主簿劉溥僞將蔣山李大存孫月等十四日次邠縣自成率萬騎迎戰前鋒陷陣擒僞果毅將軍謝君友砍自成坐纛幾獲之而我兵之搗唐縣者亦於十二日夜半破其城殺賊家口賊營痛哭軍聲大振會大雨糧竭不得已分軍迎糧賊乘之我軍還戰賊陣五重餓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之選

者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師已破其馬兵遇驍騎之死  
鬪者而卻火車奔騎兵亦奔賊鐵騎四面蹙之步賊于白  
楛遮擊中者首與兜蓋俱碎遂大敗自成空壁追一日夜  
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失兵器輜重數十萬傳庭  
由垣曲走河北急趨潼關氣沮不復振初自成之出襄陽  
也以邱之陶筦留務之陶欲以奇計誤賊蠟書遺傳庭曰  
督師與之戰吾詭云左兵至以搖賊心彼返顧則隨其後  
我從中起賊可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書爲自成邏者所得  
傳庭恃有內釁故連營深入之陶果舉火報左兵至自成  
驗得其詐之陶支解死十月壬戌自成姪一隻虎李過陷  
閔鄉獲督師大燾丙寅以燾給守關者乘間突入關高傑



奔延安白廣恩奔固原陳勇奔秦州高汝利奔漢中傅庭

與監軍喬元柱戰歿

攷曰傳信錄云潼關陷孫傳庭從關道入西安西安陷傳庭宿留西安喇

麻僧二百餘即日據之西去撫臣馮師孔不知所之向傳

殉難者謬鼎按馮師孔事不可知而孫傳庭之陣亡明史

本傳謂躍馬大呼而歿於陣屍竟不可得吳偉業雁門尙

書行序亦云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散不能得其

屍諸野史或云歿於潼關或云歿於渭南無西去之說此

當日軍中詔言卽明史所云或言傳庭未死者也宜辨正

又監軍喬元柱明史孫傳庭傳由西通志作喬選高鼎按

吳偉業序尤侗咏明史樂府自註總作元柱二公高不謬

指揮李某盛某張某死之連陷華陰渭南商州臨潼渭南

知縣楊暄商維道黃世清死之遂犯西安守將王根子降

巡撫馮師孔戰死按察使黃綢

攷曰烈皇小賦作黃綢三朝野紀又作王綢前誤

知府簡仁瑞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禹達秦府長史章

尙綱

攷曰諸書誤作世綱後漢紀畧烈皇小賦又作世綱

御史王道純焦源溥及其

從兄官府巡撫源清山西參政田時震磁川兵備祝萬齡

山東僉事王徵舉人席增光朱誼泉皆不屈死掠鄰延知

蒲城朱一銃死之中部知縣朱新堞闔家死

放日朱新堞計六奇日史

署一刻莘堞野乘又刻朱新堞事同而名各異甲申五月

二十日監軍霍達報秦中殉難諸臣有朱新堞妻妾近是

又文秉曰按令爲朱新堞乃晉宗不知諸本何以皆作華

堞堞爲楚宗時爲宣諭楚豫江北一帶義勇使非台也人

習知其名而檄書之耳按計文

兩君說微異茲從明史諸王傳一未配妾亦投繯焉自成

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永壽王誼保制將軍秦世子妃劉

氏請死自成遣歸母家以秦王殿爲官增舊殿爲九間改

西安府爲長安曰西京命所司一依李唐制度以巡撫署

爲吏政府都司爲兵政府按察司爲刑政府西安分守道

爲工政府賜顧君恩女樂一部賞入關策也大發民修長

安城濠塹樓濶倍於前命楊永裕閱兵於渭橋開馳道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身衣藍布袍張小黃蓋乘馬百姓望見黃龍繡伏地呼萬歲令民不得穿箭衣以別軍民以明年正月始糧一石出草六千勸民自輸送命偽官試州縣生員一等六政府屬二等州縣三等佐貳名數以州縣大小爲差遣李過田見秀等分道追諸將高傑絕蒲津以守白廣恩以固原降自成挈其手共飲極歡左光先聞之亦降陳永福保山巖不敢下自成遣廣恩招之永福曰汴城之役親集矢於王之目懼無以全腰領自成曰各盡其事何害折箭誓之亦降自成命田斌守西安自往延安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數十里詣米脂祭墓墓向爲官軍所

發自成築土封之訪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爲天  
保府米脂爲天保縣以三百騎行鳳翔守將誘而殲之回  
師疾攻殺知府唐時明居人俱盡自成初入關自以爲故  
鄉所過邨鎮慰諭父老戒有所侵暴未一月而軍士東丁  
男以爲奴突入廬舍剽掠婦女又以衣冠必不附已諸舊  
臣故家徵而閉之空舍榜掠索餉責渭南南氏餉百六十  
萬禮部尚書南企仲年八十三遇害企仲之子進士居業  
業之從兄工部尚書若益皆炮烙死秦人大失望小吏邱  
從周醉入秦府戟手罵曰若小民踞王府稱尊而所爲若  
此何以得長久自成叱曰醜鬼趣提去不以介意也陝士  
大夫如惠世揚者耆耆人望亦受僞官最甚者張國紳覲

作賊相首倡僭號又誘太僕少卿文翔鳳之室鄧夫人進  
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紳以爲必見幸自成顧重  
翔鳳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耶叱國紳  
斬之禮鄧而歸之攷曰本綬寇紀畧蕭拔歸鄧歸之似鄧  
夫人未嘗失所而北畧載鄧太妣賦詩  
事云癸未冬關陝蹂躪鄧以才甚爲寇盜所知淪於闖逆  
於秦流離於幽冀嘗賦秋思一絕云兼葭一望碧連山萋  
萋輕風拂翠鬢秋色亦知亡國恨卻教落葉盡成斑據此  
是鄧自閩歸之後又瑣尾流離他鄉者蓋時方大亂雖  
幸脫虎口終難安然無恙耳時賊兵所至風靡惟榆林不下兵備副使

都任原任總兵尤世威世祿李昌齡侯拱極王學書王世  
欽榆林世將王世國世臣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郎中王  
家祿等瀝血誓師分門拒守自成遣辨士舒君睿說之齋  
五萬金犒城中手書曉譬禍福城中不爲動伏銳騎開門

延賊賊入掩殺之再戰再破之強弩盡射賊死屍山積乃

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遂陷諸將不屈死闔城婦女自盡

無一降者

攷曰榆林死難者不可勝書詳載田有榆林城守紀畧又北畧載諸將姓名多異同並錄以備

攷曰原任副將翟文常懷德李登龍張發揚明原任游擊孫貴龍養崑原任守備白慎衡全家敘現任游擊傅德惠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陳二典劉芳馨劉廷傑文侯國現任守備尤勉惠漸賀天雷楊以偉掌印指揮李文焜皆

不屈榆林爲天下勁兵處地臨河套既失守遂搗甯夏總

兵官撫民迎降遂陷慶陽守道段復興知府董琬推官靳

居聖在籍太常少卿麻禧死之自成執韓王棗塔大張僞

榜移檄河南郡縣尋還西安十二月庚辰遣兵陷平陽

破平陽事北畧或云癸未十二月或云甲申正月初八日傳信錄則云癸未十二月二十日烈皇小識又云甲申二

月疑平陽之破在癸未十二月甲申正月始聞報故傳言不一也北畧云正月二十八日聞平陽之陷都人大震是

前此無確信也或云平陽再陷理或然也殺宗室西河王等三百餘人徇西北

莊浪涼州二衛降之遂圍甘州乘夜雪陷之巡撫林日瑞

總兵馬燠副將郭天吉中軍哈雜新姚世儒同知藍臺紳

士羅俊傑趙宦皆死之殺軍民四萬七千餘人郡縣望風

降惟西甯衛堅守不下自成遣辛思忠攻破之遂令守進

兵掠青海黨守素以一軍守蘭州置西甯節度使

攷曰緩寇紀畧

原註以故監軍僉事陳之龍爲節度使於是秦地悉歿於賊焉明年爲崇禎

十七年甲申正月自成乃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更其

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歷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諡號

以李繼遷爲太祖拜牛金星爲天祐殿大學士釐定六政

府尙書益置學士宏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從政統會尙

契司驗馬寺知政使書寫房以乾州宋金郊爲吏政尙書

政尙書政日北畧傳信錄並云金郊陝西藍州平湖陸之祺爲戶

政尙書政日北畧傳信錄並云金郊陝西藍州平湖陸之祺爲戶

鞏焞爲禮政尙書政日北畧傳信錄並云金郊陝西藍州平湖陸之祺爲戶

歸安張璘然爲兵政尙書政日北畧傳信錄並云金郊陝西藍州平湖陸之祺爲戶

云張熾然號松瞻浙江湖州烏程人崇熾庚辰進士官

中僞戶政府少堂又云甲申九月十六日浙撫任大茂劾

張熾然爲賊親任俱不云何時降賊傳信錄則云癸未十

二月二十日平陽知府張熾然先降其言近實又緘寇紀

畧原註云有渭南舉人王命誥者亦爲自成兵政尙書北

畧烈皇小識傳信錄並云吏政宋金郊戶政楊建烈禮政

工政李振聲與緞寇紀畧小異餘官從自襄陽者陞賞賊

帥給珠琲瓌寶人二升銀千兩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

將軍以下封伯封子男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斯侯谷



英毫侯李錦

改曰綬寇紀畧原註李錦目亦眇軍中呼小李瞎子

磁侯劉芳亮侯

張黼一曰義侯綿侯袁宗第淮侯劉國昌岳侯某者失其

名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從義巫山伯馬

世耀桃源伯白廣恩鄧陵伯劉某武陽伯李佐文水伯陳

永福其可考者也伯以下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軍

制有一馬僂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兵死令妻

妾縊以從無別配按冊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楊

王休爲都肄

改曰北畧傳信錄俱云王休北直鹽山人崇禎庚午舉人官陝西潼關兵備首降賊出

橫門以至渭橋幟志環轉不絕金鼓動地用怖三秦鏑大

錢直白金一兩次當十錢當五錢平物價設科目試士甯

紹先充考官用定鼎長安賦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爲第一

草偽檄宏文學士李化麟

攷曰檄北畧傳信錄李化麟乃京師陷後被執始降者此何以

云次臺諫宋衛等頌功德張形勢以指斥乘輿脇汴州郡

爲長驅逼京師之計焉

臣竊曰予觀自成驅馭羣盜橫行海內雖曰凶暴蓋亦有過人之才焉天豈欲假此賊爲斧斤使斲喪明室而佑啓人耶不然何車箱峽之困魚復山之危瀕於死而得脫也李巖牛金星宋獻策者狙詐之才爪牙可用方之近代蓋亦張元李昊之流乃使作賊石勒能用張賓下第黃巢力亡唐室魯朱家之言豈無謂歟闖賊不名何書盜之義也曰僭稱王何別於稱帝之辭也

壬寅

攷曰事以日紀本之明史參以諸書要歸有據其有不日者或歧開闕疑或瑣事從畧此其凡例後不更詳也

明帝召見左中允李明睿

明睿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間召對德政殿明睿疏請親征言成祖出漠北世宗承天上宜先幸山東駐蹕藩邸卽鳳陽爲行在麾召齊豫之師二路夾進則西征可以破賊此中興良策也又屏左右陳賊信頗惡惟南遷可緩目前之急明帝曰此事未可易言因以手指天明睿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憂明帝曰此事我久欲行外邊不從奈何爾宜密洩則罪汝還

宮賜宴文昭閣

徐嘉曰召見何特起之辭也明睿起自田間召對賜宴思遇隆矣所陳止此豈所云宏濟艱難者耶謂事無可爲則

箕山潁水自在也

癸巳明工科曾應遴請令紳富捐賑

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藩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倘平日少取之民有事發以犒士未必至此紳富捐賑亦救民撥亂之策也

徐肅曰捐賑者謀國之最下策也然是時士大夫燕雀處堂坐擁金穴國亡家破頂踵俱糜可嗤亦可憫也應遴之言亦彼昏不知者之藥石歟

明兵部尚書馮元胤罷以張縉彥代之仍兼翰林院學士

縉彥河南新鄉人以進士歷清澗三原知縣行取主事戊寅三月疏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失勢在止長技在分而窮技在合乘時在秋夏而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卽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牽制我

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在場圍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攻城破堡不能得食官軍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敘縱一股卽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明帝是之尋以召試改翰林院編修給事中沈迅薦其知兵改兵科都給事中縉彥疑尙書楊嗣昌嗾迅使之去翰林疏劾嗣昌又議五案大法

一疏爲時所稱會馮元颯見賊勢張稱病去薦李邦華史

可法自代明帝不從擢縉彥爲兵部尙書

攷曰參貳臣傳三朝野紀又縉

彥升兵部尙書貳臣傳以爲十  
六年事北畧謂正月初四日  
縉彥言浙省自舊撫熊奮

渭潦倒之後海上僅有虛名民壯則多人奴役占鄉勇則

虛應故事將領則總肅虛懸參將以下皆執袴儲備則鋒

朽葉銷餉供則奇荒大疫道殣相望豈直一方之利害而

已既闖賊逼畿輔副都御史施邦曜語縉彥急厲士卒固

守檄天下勤王兵入援縉彥不爲意後竟降於賊元颯與

兄元颯名振一時推爲大小馮元颯在諫垣頗多讜論元

颯任天津巡撫國變後相繼病歿

徐麻曰縉彥抵掌談兵洞中機要宜思宗破格用之也受

事未久大變旋遭先既不能以一策濟變後復不能以一死報國南渡之日幸藉名以復官鼎革之後又反顏而受職卒以飾名獲罪禍及身家宜矣君子見危致命若元龜者君子惜其去之不早也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一

鎮甯宋左夫光佐  
秦順林太冲 鶚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刊

參校